全唐文/卷0676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
作者：白居易

白居易（二十一）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系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后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斬而已，不加丹，墻坱而已，不加

白，墉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暢澡，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檐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顧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貝梯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荊棘，官舍為煨燼，乘其弊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於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於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於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后豐約量其力，廣狹

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諜，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后，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於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彗帚者刈焉，刑餘之才，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蓁茸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芟蓊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眾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后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沾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眾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己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於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咒》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行佛事，與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兒戲。年十二授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浸高，名浸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敕賜法寶嚴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惰者勤，增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也。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儀，移窆於龍門祖師塔陂。瑩鋪年某月某日，用闍維法，遷祔於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ｓ師自出家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苾芻百千人，乘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為東王城十大德首，為南贍部八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撾無畏鼓，降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之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宴坐齋心，領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數日而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幢，實吾茶毗之所。吾形雖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傳法受道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托為記，附於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畫西方幀記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婆娑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

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宏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睹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贊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諸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贍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愛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發願，願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作禮，自為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事具前記。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袟。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為經藏堂。堂東西間辟四窗，置六藏；藏二門，避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幡二十有四，榻席中幾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為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釁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磐歌舞供養之。與閒、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歎

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憚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混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鎞於後身者歟？嗚呼！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懸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為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寘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於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太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缽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為香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於是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仍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臺，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峰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臺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元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浸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一作和）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予亦恥之。

頃予為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蹟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

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　　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将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

文之贊，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贊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茲寺，因請悲智僧清閒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

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隤覆漏，朽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欝為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陊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闕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為。

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　　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洏涕下。

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於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於龍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於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圜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記贊在下。皆師所屬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既則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捨》《百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為通粹，揭為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令，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璨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贊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閣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峰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萬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啟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寘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杭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為記誡，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於別碑。斯石之文，但敘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於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於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閒、矢謨、吳僧常敬、宏正、神益等僝功，檀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宏、惠滿、契元、惠雅等蕆事，太和三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鎝以為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屍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襯，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啟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鐍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竇也，亶其然乎。瑩鋈年，院之僧徒，三詣雒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唯記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勸戒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維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貝梯，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宏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字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太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

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賓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遊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累累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賓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棱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皚，若欿雲噴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崿　霨，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captured縷蔟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近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為而來邪（一作何為而來）？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景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景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睹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泠泠，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復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藎最后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后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錢塘湖石記

錢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事，具列如左：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壓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原注：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頃。”謂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準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水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雲魚龍無所託，或雲菱茭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茭與稻糧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雲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涌，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致竭，而雲井無水，謬矣！其郭內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筧，並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泄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泄之，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此須泄之。余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州采白蘋」，因以為名也。前不知幾十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台圮。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浚二池，樹

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游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昆閬，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楊君緘書責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覷縷梗概，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椎輪之，楊君績素之：三賢始終，能事畢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概，三者旋相為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概。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義。恐年把久遠，來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彷彿焉若驅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大小，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瞭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為希代寶，人必為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於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於門。兄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縶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窗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

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墻堵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埃冪然無足跡。繇是知其非人，悸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允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允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墻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允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時而允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噫！推而徵之，則眾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允之居，則井湮灶夷，闃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誌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太原白樂天云。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